史通訓故

史通訓故卷之十六

雜說上第七　二十五條

春秋二條

按春秋之書弑也稱君君無道稱臣臣之罪如齊之簡公未聞失德陳恒構逆罪莫大焉而哀十四年書齊人弑其君壬于舒州斯則賢君見抑而賊臣是黨求諸舊例理獨有違但此是絕筆獲麟之後弟子追書其事豈由以索續組不類將聖之能者乎何其乖剌之甚也

按春秋左氏傳釋經云滅而不有其地曰入如入陳

入衞入鄭入許卽其義也至柏舉之役子常之敗庚辰吳入獨書以郢夫諸侯列爵並建國都唯取國名不稱都號何爲郢之見入遺其楚名比於它例一何乖踳尋二傳所載皆云入楚豈左氏之本獨爲謬歟

春秋左傳哀公十四年五月庚辰陳恒執公于舒州公曰吾早從鞅之言不及此甲午弑之

春秋左傳定公四年蔡侯吳子唐侯伐楚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夫槩王以其屬五千先擊之楚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楚人爲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澨五戰及郢

左氏傳二條

左氏之敘事也述行師則簿領盈視叱聒沸騰論備火則區分在目脩飾峻整言勝捷則收獲都盡記奔敗則披靡橫前申盟誓則慷慨有餘稱譎詐則欺誣可見談恩惠則煦如春日紀嚴切則凜若秋霜敘興邦則滋味無量陳亾國則凄凉可憫或腴辭潤簡牘或美句入詠謌跌宕而不群縱橫而自得若斯才者殆將工侔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聞古今之卓絕如二傳之敘事也榛蕪溢句疣贅滿行華多而少實言拙而寡味若必方於左氏也非唯不可爲魯衛之政

差肩鴈行亦有雲泥路阻君臣禮隔者矣
左傳稱仲尼曰鮑莊子之智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夫有生而無識有質而無性者其惟草木乎然自古設比興而以草木方人者皆取其善惡薰蕕榮枯貞脆而已必言其含靈畜智隱身遠禍則無其義也尋葵之向日傾心本不衛足由人覩其形似強爲立名亦由今俗文士謂鳥鳴爲啼花發爲笑花之與鳥安有啼笑之情哉必以人無喜怒不知哀樂便云其智不如花花猶善笑其智不如鳥鳥猶善啼可謂之儻言哉如鮑莊子之智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即其例

也而左氏録夫子一時戲言以爲千載篤論成徵婉之深累玷良直之高範不其惜乎

校三十一字

春秋左傳成公十七年齊慶克通于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閎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夫人聞之怒國子相靈公以會高鮑處守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秋七月刖鮑牽仲尼曰鮑莊子之智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

公羊傳二條

公羊云許世子止弑其君買爲加弑譏子道之不盡也其次因言樂正子春之視疾以明許世子之得罪尋子春孝道義感神明固以方駕曾閔連蹤丁郭尚事親不逮樂正便以弑逆加名斯擬失其流責非其罪蓋公羊樂正俱出孔父門人思欲更相引重曲加談述所以樂正行事無理輒書故使編次不倫比喻非類言之可爲嗤怪也

語曰彭蠡之濱以魚食犬斯則地之所富物不稱珍按齊密邇海隅鱗介惟錯故上客食肉中客食魚斯

即齊之舊俗也然食魴鱠鯉詩人所貴必施諸他國是曰珍羞如公羊傳云晉靈公使勇士殺趙盾見其方食魚飧曰子爲晉國重卿而食魚飧是子之儉也吾不忍殺子盖公羊生自齊邦不詳晉物以東土所賤謂西州亦然遂目彼嘉饌呼爲菲食著之實錄以爲格言非唯與左氏有乖亦於物理全爽者矣

春秋公羊傳樂正子春之視疾也復加一飯則脫然愈復損一飯則脫然愈復加一衣則脫然愈復損一衣則脫然愈許止進藥而藥殺是以君子加弑焉爾

汲冢紀年一條

語曰傳聞不如所見斯則史之所述其謬已甚況乃傳寫舊記而違其本録者乎至如虞夏商周之書春秋所記之説可謂備矣而竹書紀年出於晉代學者始知后啓殺益太甲誅伊尹文王殺季歴鄭桓公厲王之子則與經典所載乖剌甚多又孟子曰晉謂春秋爲乘尋汲冢瑣語即乘之流邪其晉春秋篇云平公疾夢朱羆窺屏左氏亦載斯事而云夢黃熊入門必欲捨傳聞而取所見則左傳非而晉史實矣嗚呼向若二書不出學者爲古所惑則代成聾瞽無由覺

悟也　校一字

瑣語晉平公夢見赤羆窺屏惡之而有疾使問子產子產曰昔共工之御曰浮游既敗于顓頊自沒于深淮之淵其色赤其狀羆祭顓頊共工則瘳公如其言而疾間

史記八條

夫編年敘事混雜難辨紀傳成體區別易觀昔讀太史公書每恠其所採多是周書國語世本戰國策之流近見皇家所撰晉史其所採亦多是短部小書省功易閱者若語林世説搜神記幽明録之類是也如曹干兩氏紀孫檀二陽秋則皆不之取故其中所載美事遺畧甚多劉遺民曹纘皆於檀氏春秋有傳至於今晉書則了無其名若以古方今則知太史公亦同其失矣斯則遷之所録甚爲膚淺而班氏稱其勤者何哉孟堅又云劉向揚雄博極群書皆服其善敘事豈時無英秀易爲雄霸者

乎不然何虛譽之甚也史記鄧通傳云帝崩景帝立向若但云景帝立不言文帝崩斯亦可知矣何用兼書其事乎

又倉公傳稱其傳黃帝扁鵲之脉書五色診病知人死生决嫌疑定可治召問其所長對曰傳黃帝扁鵲之脉書以下它文盡同上說夫上既有其事下又載其言言事雖殊委曲何別按遷之所述多有此類而劉揚服其善敘事也何哉

太史公撰孔子世家多採論語舊說至管晏列傳則不取其本書（謂管子晏子也）以爲時俗所有故不復更載也

按論語行於講肆列於學官重加編勒秖覺煩費如管晏者諸子雜家經史外事棄而不録實杜異聞夫以可除而不除宜取而不取以兹著述未覩厥義

昔孔子力可翹關不以力稱何則大聖之德具美者衆不可以一介末事持爲百行端首也至如達者七十分以四科而太史公述儒林則不取游夏之文學著循吏則不言冉季之政事至於貨殖爲傳獨以子貢居先掩惡揚善既忘此義成人之美不其缺如校一字

司馬遷自序傳云爲太史七年而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廼喟然而嘆曰是子之罪也身虧不用矣自敘

如此何其畧哉夫云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絏者乍似同陵陷没遂寘於刑又似爲陵所間獲罪於國遂令讀者難得而詳賴班固載其與任安書書中具述被刑所以儻無此録何以克明其事者乎

漢書載子長與任少卿書歷說自古述作皆因患而起末云不韋遷蜀世傳呂覽按呂氏之脩撰也廣招俊客比跡春陵共集異聞擬書荀孟思刊一字購以千金則當時宣布爲日久矣豈以遷蜀之後方始傳乎且必以身既流移書方見重則又非關作者本因發憤著書之義也而輒引以自諭豈其倫乎若要多

舉故事成其博學何不云虞卿窮愁著書八篇而曰
不幸遷蜀世傳呂覽斯蓋識有不該思之未審耳
昔春秋之時齊有夙沙衞者拒晉殿師郭最稱辱伐
魯行唁臧堅抉死此閹宦見鄙其事尤著者也而太
史公與任少卿書論自古刑餘之人爲士君子所賤
者唯以彌子瑕爲始何淺近之甚邪但夙沙出左氏
傳漢代其書不行故子長不之見也夫博考前古而
捨茲不載至於乘傳車探禹穴亦何爲者哉 校二字
魏世家太史公曰說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國
削弱至於亡余以爲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內其業未

成魏雖得阿衡之徒曷益乎夫論成敗者固當以人事爲主必推命而言則其理悖矣蓋晉之獲也由夷吾之愎諫秦之滅也由胡亥之無道周之季也由幽王之惑褒姒魯之逐也由稠父之違子家然則敗晉於韓狐突已志其兆亡秦者胡始皇久銘其說厭弧箕服章於宣厲之年徵褰與襦顯自文成之世惡名早著天孽難逃假使彼四君才若桓文德同湯武其若之何苟推此理而言則亡國之君宅皆傚此安得於魏無譏責者哉夫國之將亡也若斯則其將興也亦然蓋嬀後之爲公子也其筮曰八世莫之與京畢

氏之爲大夫也其占曰萬名其後必大姬宗之在水澨也鸑鷟鳴於岐山劉姓之在中陽也蛟龍降於豐澤斯皆瑞表於先而福居其後向使四君德不半古才不逮人終能坐登大寶自致宸極矣乎必如太史公之議也則亦當以其命有必至理無可辭不復嗟其智能頌其神武者矣夫推命而論興滅委運而忘褒貶以之垂誡不其惑乎自茲以後作者著述往往而然如魚豢魏畧虞世南帝王論或敘遼東公孫之敗魚豢魏畧議曰當青龍景初之際有彗星出於箕而上徹是謂掃除遼東而更置也苟其如此人不能遠則德教不設而淫濫首施以取族滅殆天意也或述江左陳氏之亡虞世南帝

王羲諭曰永定元年有會稽人史溥爲揚州從事夢人着朱衣武冠自天而下手執金版有文字傳昏之有文曰陳氏五主三十四年諒知寘數非獨人事．其理並以命而言可謂與子長同病者也　校二字

前漢書司馬遷傳贊遷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亦勤矣自劉向揚雄皆稱遷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

史記始皇九年下吏治嫪毐事連相國呂不韋恭王不忍致法免相國就國歲餘諸侯賓客使者相望于道請文信侯秦王恐其爲變乃徙處蜀不韋懼誅飲鴆死

春秋左傳襄公十八年齊侯伐我北鄙冬十月會于魯濟同伐齊齊師夜遁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殿

春秋左傳襄公十七年齊侯伐我北鄙獲臧堅齊侯使夙沙衛唁之且曰無死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禮于士以杙抉其傷

而死
前漢書司馬遷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遊江
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沅湘
春秋左傳晉薦饑乞糴于秦秦輸粟於晉秦饑乞
糴于晉弗與慶鄭曰背施無親弗聽僖公十五年
秦伯伐晉晉侯與之卜右慶鄭吉弗使九月壬戌
戰于韓原晉戎馬旋濘而止公號慶鄭慶鄭曰愎
諫違卜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秦獲晉侯以
歸
史記始皇三十二年盧生入海還因奏錄圖書曰
亾秦者胡也鄭玄曰胡胡亥秦二世名也秦見圖
書不知爲亥而反備北胡
春秋左傳僖公十年晉侯改葬共太子狐突適下
國遇太子太子使登僕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
請于帝矣將以晉畀秦秦將祀余對曰神不歆非
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曰諾吾將復請七
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及期而往告之
曰帝許我罰有罪矣敝于韓
春秋左傳莊公二十二年陳大夫懿氏卜妻敬仲
其妻占之曰吉是爲鳳凰於飛和鳴鏘鏘有嬀之

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
與京

春秋左傳閔公元年晉獻公戕魏賜畢萬魏以爲
大夫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
以是始賞天啟之矣

前漢書高祖沛豐邑中陽里人母曰劉媪其先劉
媪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公
往視則見蛟龍于其上已而有身遂產高祖

魏志青龍景初明帝改元

陳書永定武帝改元

諸漢史十條

漢書孝成紀贊曰成帝善脩容儀升車正立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臨朝淵嘿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貌矣又五行志曰成帝好微行選期門郎及私奴客十餘人皆白衣袒幘自稱富平侯家或乘小車御者在茵上或駁騎出入遠至旁縣故谷永諫曰陛下晝夜在路獨與小人相隨亂服共坐溷殽無別公卿百寮不知陛下所在積數年由斯而言則成帝魚服嫚遊烏集無度雖外飾威重而內肆輕薄人君之望不其缺如觀孟堅紀志所言前後自相矛盾者矣

觀太史公之創表也於帝王則敘其子孫於公侯則紀其年月列行縈紆以相屬編字戢孴而相排雖燕越萬里而於徑寸之內犬牙可接雖昭穆九代而於方寸之中鴈行有敘使讀書者閱文便覩舉目可詳此其所以爲快也如班氏之古今人表者唯以品藻賢愚激揚善惡爲務爾旣非國家遞襲祿位相承而亦複界重行狹書細字比於它表殆非其類歟蓋人列古今本殊表限必恡而不去則宜以志名篇始自上上終于下下並當明爲標牓顯列科條以種類爲篇章持優劣爲次第仍每於篇後云若干品凡若干

人亦猶地理志肇述京華末陳邊塞先列州郡後言戶口也

自漢已降作者多門雖新書已行而舊録仍在必校其事則可得而言按劉氏初興書唯陸賈而已子長述楚漢之事專據此書譬夫行不由徑出不由戶未之聞也然觀遷之所載往往與舊不同如酈生之初謁沛公高祖之長歌鴻鵠非惟文句有別遂乃事理皆殊又韓王名信都而輒去都字用使稱其名姓全與淮陰不別班氏一准太史曾無更張靜言思之深所未了 校三字

司馬遷之敘傳也始自初生及乎行歷事無巨細莫不備陳可謂審矣而竟不書其字者豈墨生所謂大忘者乎而班固仍其本傳了無損益此又韓子所以致守株之說也如固之爲遷傳也其初宜云遷字子長馮翊陽夏人其序曰云云至於事終則言其自敘如此著述之體不當如是耶校二字

馬卿爲自敘傳具在其集中子長因録斯篇即爲列傳班氏仍舊曾無改奪一作尋固於馬揚傳末皆云遷雄之自敘如此至於相如篇下獨無此言蓋止憑太史之書未見文園之集故使言無畫一其例不純校一字

漢書東方朔傳委瑣煩碎不類諸篇且不述其亡殁歲時及子孫繼嗣正與司馬遷揚雄傳相類尋其傳體必曼倩之自敘也但班氏脫畧故世莫之知校一字

蘇子卿父建行事甚寡韋玄成父孟德業稍多漢書編蘇氏之傳則先以蘇建標名列韋相之篇則不以韋孟冠首並其失也

班固稱項羽賊義帝自取天亡又云于公高門以待封嚴母掃地以待喪如固斯言則深信夫天怨神怒福善禍淫者矣至於其賦幽通也復以天命久定非人所移故善惡無徵報施多爽斯則同理異說前後

自相矛盾者焉　校二字

或問張輔著班馬優劣論云遷敘三千年事五十萬言固敘二百年事八十萬言是固不如遷也斯言爲是乎荅曰不然也按太史公書上起黃帝下盡宗周年代雖存事跡殊畧至於戰國已下始有可觀然遷雖敘三千年事其間詳備者唯漢興七十餘載而已其省也則如彼其煩也則如此求諸折中未見其宜班氏漢書全取史記仍去其日者倉公等傳以爲其事煩蕪不足編次故也若使遷固易地而處撰成漢書將恐多言費辭有踰班固安得以此而定其優劣

耶

漢書斷章事終新室如叔皮存沒時入中興而輒引與前書共編者蓋序傳之常例者耳苟怜既刪咎班史勒成漢紀而彪論王命列在末篇夫以規諷隗囂冀戴光武忽以東都之事擢居西漢之中必如是則賓戲幽通亦宜同載者矣

史記初沛公引兵過陳留酈生踵軍門上謁曰高陽賤民酈食其竊聞沛公將兵暴露助楚討不義願得望見口畫天下便事

史記高祖見四皓指示戚夫人曰我欲易太子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戚夫人泣上曰爲我楚舞吾爲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柰何雖有矰繳將安所施

史記韓王信者故韓襄王孼孫也從高祖擊項籍
封索隱曰楚漢春秋云韓王信都恐謬也韓王信
初爲司徒後訛云申徒因誤以爲韓王名耳
前漢書蘇建杜陵人以校尉從大將軍青擊匈奴
封平陵侯中子武字子卿天漢元年以中郎將持
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爲匈奴所留凡十九年始
歸
前漢書韋孟爲楚王傅子孫自孟至賢五世賢
授昭帝詩本始三年代蔡義爲丞相少子玄成字
少翁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
前漢書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怨王侯叛已
難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豈不謬哉
前漢書于定國字曼倩東海郯人歷官丞相封西
平侯初定國父于公爲縣獄吏郡決曹治獄平其
閭門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謂曰少高大門閭令
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子孫必有興者至
定國果封侯傳世云
前漢書嚴延年母從東海來欲從延年臘到雒陽
適見報囚母大驚謂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
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去汝東歸掃汝

掃除墓地耳遂去後歲餘延年果敗

後漢書班固幽通賦道混成而自然兮術同源而異流神先心以定命兮命隨行以消息其所引曹典敗魯衛名謚皆言命之有定也

門人祥符馬斯臧校

史通訓故卷之十六終

史通訓故卷之十七

雜說中第八 十六條

諸晉史 七條

東晉之史作者多門何氏中興實居其冣而爲晉學者曾未之知儻湮滅不行良可惜也王檀著者一作書 王隱檀道鸞 是晉史之尤劣者方諸前代其陸賈褚先生之比歟道鸞不揆淺才好出奇語所謂欲益反損求妍更媸者矣 校一字

臧氏晉書稱苻堅之竊號也雖彊宇狹於石虎至於人物則過之按後石之時 田融趙史謂勒爲前石虎爲後石也 張據瓜

涼李專巴蜀自避而左人屬慕容沙漠而南地歸司馬逮於苻氏則兼而有之禹貢九州實得其八而言地劣於趙是何言歟夫識事未精而輕為著述此其不知量也張勔抄撮晉史不求異同而備摘此言不從沙汰罪又甚矣　校三字

夫學未該博鑒非詳正凡所脩撰多聚異聞其為踳駮難以覺悟按應劭風俗通載楚有葉君祠即葉公諸梁廟也而俗云孝明帝時有河東王喬為葉令嘗飛鳧入朝及干寶搜神記乃隱應氏所通而收其流俗恠說又劉敬昇異苑稱晉武庫失火漢高祖斬蛇

劒穿屋而飛其言不經故梁武帝令殷芸編諸小說及蕭方等撰三十國史乃刊爲正言既而宋求漢事旁取令昇之書（范曄後漢書）唐徵晉語近憑方等之錄（謂皇家撰晉書）編簡一定膠漆不移故令俗之學者說鳧履登朝則云漢書舊記談蛇劒穿屋必曰晉典明文摭彼虛詞成玆實錄語曰三人成市虎斯言其得之者乎馬遷持論稱堯世無許由應劭著錄云漢代無王喬其言讜矣至士安撰高士傳具說箕山之跡令昇作搜神記深信葉縣之靈此並向聲背實捨真從僞知而故爲罪之甚者

近宋臨川王義慶著世說新語上敘兩漢三國及晉中朝江左事劉峻註釋摘其瑕疵僞跡昭然理難文飾而皇家撰晉史多取此書遂採康王之妄言違孝標之正說以此書事奚其厚顏 校一字

漢呂后以婦人稱制事同王者班氏次其年月雖與諸帝同編而記其事跡實與后妃齊貫皇家諸學士撰晉書首發凡例 序例一卷晉書之首故云首發凡例 而云班漢皇后除王呂之外不爲作傳並編敘行事寄出外戚篇所不載者唯元后耳安得輒引呂氏以爲例乎蓋由讀書不精識事多闕徒以本紀標目以編高后之年遂

疑外戚裁篇輙敘娥姁之事其爲率畧不亦甚邪
楊王孫布囊盛屍裸身而葬伊籍對吳以一拜一起
未足爲勞求兩賢立身各有此一事而已而漢書蜀
志爲其立傳前哲致議言之詳矣然楊能反經合義
足矯奢葬之愆伊以敏辭辨對可免使乎之辱列諸
篇第猶有可取近者皇家撰晉書著劉伶畢卓傳其
敘事也直載其嗜酒沉湎悖禮亂德若斯而已爲傳
如此復何所取者哉舊晉史本無劉畢傳皇家新撰以補前史所闕

梁書殷芸字灌蔬均之宗人累遷直東宮學士
史記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
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以余所聞
許由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

高士傳許由字武仲堯聞致天下而讓焉乃遁于頴水之陽箕山之下又召爲九州長由不欲聞之洗耳於頴水之濵

風俗通俗説孝明帝時尚書郎河東王喬遷爲葉令事謹按左氏傳葉公子高姓沈名諸梁古者令曰公葉人追思而立祠此乃春秋之時何有近孝明乎

宋書臨川王劉義慶謚康王

蜀志伊籍字機伯山陽人仕先主從事中郎使于吳孫權聞其才辨欲折以辭曰勞事無道之主乎籍曰一拜一起未足爲勞

晉書劉伶字伯倫沛國人肆意放蕩常乘鹿車携一壺酒使人荷鍤隨之曰死便埋我其遺形骸如此

宋畧一條

裴幾原刪畧宋史定爲二十篇芟煩撮要實有其力而所録文章頗傷蕪穢如文帝除徐傅官詔顔延年元后哀冊文顔竣討二凶檄孝武擬李夫人賦裴松之上三國志表孔熙先罪許曜詞凡此諸文是尤不宜載者何則羡亮威權震主負芒猜忌將欲取之必先與之既而罪名具列刑書是正則先所降詔本非實録而乃先後雙載坐令矛盾兩傷夫國之不造史有哀冊自晉宋已還多載於起居注詞皆虛飾義不足觀必以畧言之故宜去也昔漢王數項袁公檄曹

若不具錄其文難以暴揚其過至於二凶爲惡不言可知無俟檄書（一作數）始明罪狀必刊諸國史豈宜異同孝武作賦悼亡鍾心內寵情在兒女語非軍國松之所論者其事甚下兼復文理非工凞先構逆懷姧矯言欺衆且所爲草藁本未宣行斯並同在編次不加銓擇豈非蕪濫者邪向若除此數文別存佗說則宋年美事遺略蓋寡何乃應取而不取宜除而不除乎但近代國史通多此累有同自鄶無足致譏若裴氏者衆作之中所可與言史者故偏舉其事以申掎摭云（校五字）

南史宋文帝元嘉元年即位進司空徐羨之位司徒尚書令傅亮左光祿大夫二年徐傅上表歸政上始親覽萬機三年徐傅有罪伏誅

宋書文帝袁皇后諱齊嬀左光祿大夫湛之女適太祖生太子劭及崩詔延之爲哀策文

南史元凶劭弒以顏延之爲光祿大夫長子竣爲孝武諮議參軍及義師入討竣參定密謀兼造書檄劭召延之示以檄文曰此筆誰造延之曰竣之筆也劭曰文辭何乃至爾曰竣尚不顧老臣何能爲陛下劭意乃釋

前漢書孝武帝李夫人本以倡進及卒以后禮葬之上又自爲作賦以傷悼云

南史殷淑儀南郡王義宣女也義宣敗帝密取之假姓殷氏寵冠後宮及薨上痛悼不已于是擬李夫人賦以寄意焉

宋書元嘉六年裴松之注三國志成上表曰竊惟續事以衆色成文蜜蜂以兼採爲味臣實頑乏顧慚二物不足上酬聖旨少塞愆責云

宋書孔熙先曾國人有縱橫才志素善天文云文帝必以非道晏駕當由骨肉相殘江州應出天子

以爲義康當之遂與范曄謀逆伏誅

前漢書漢王與項羽相與臨廣武之間而語漢王、數羽曰吾始與羽俱受命懷王曰先定關中者王之羽負約王我于蜀漢罪一也云云凡十罪

文選陳琳爲袁紹檄豫州文司空曹操父嵩乞丐攜養因贓假位又云特置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

後魏書二條

宋書載佛狸之入寇也其間勝負蓋皆實錄焉魏史所書(謂魏收所撰者)則全出沈本如事有可耻者則加減隨意依違罕言至如劉氏獻女請和太武以師婚不許此言尤可怍也何者江左皇族水鄉庶姓若司馬劉蕭韓王或出於亡命或起自俘囚一詣桑乾皆成禁臠此皆魏史自述非他國所傳然則北之重南其禮若此安有黃族(一作旗)之主親屈已以求婚而白登之陣乃致疑而不納其言河漢不亦甚哉觀休文宋典誠曰不工必比伯起魏書更爲良史而收每云我視

沈約正如奴耳出關東風俗傳此可謂飾嫫母而誇西施持魚目而笑明月者也　校十五字

近者沈約晉書喜造奇說稱元帝牛金之子以應牛繼馬後之徵鄴中學者王劭宋孝王言之詳矣而魏收深嫉南國幸書其短著司馬叡傳遂具錄休文所言又崔浩諂事狄君曲爲邪說稱拓跋之祖本李陵之胄當時衆議相斥事遂不行或有竊其書以渡江者沈約撰宋書索虜傳仍傳伯淵所述凡此諸妄其流甚多儻無迹可尋則眞僞難辨者矣　校二字

魏書佛貍魏王燾字

宋書田奇至魏師燾指兒孫示奇曰至此非惟欲

為功名實是貪結姻援若能辭詐自今不復拒絕
秋毫
晉書晉元帝欲擇壻王珣曰謝混不及真長不減
子敬帝崩袁崧欲壻混珣曰卿莫近禁臠初元帝
鎮建業公私窘罄每得一㹠以為珍膳項上一臠
尤美輒以薦帝群下未敢食于時呼禁臠故珣因
以為戲
魏書魏使李諧聘梁王客郎范胥曰金陵王氣兆
于先代黃旗紫蓋本出東南君臨萬邦固宜在此
諧答曰帝王符命豈得與中國比隆紫蓋黃旗終
于入洛無乃自害也江表傳云初丹陽刁玄得司
馬徽與劉廙論運命歷數事玄詐增其文曰黃旗
紫蓋見于東南終有天下其荆揚之君乎
漢書匈奴縱精兵十餘萬圍漢高帝於白登七日
宋書索頭虜姓託跋氏其先漢將李陵後也陵降
匈奴有數百千種各立名號索頭亦其一也

北齊書史三條

王劭國史至於論戰爭述紛擾貫其餘勇彌見所長至如敘文宣逼孝靖以受魏禪二王殺楊燕以廢乾明雖左氏載季氏逐昭公秦伯納重耳欒盈起於曲沃楚靈敗於乾谿殆可連類也又敘高祖破宇文於邙山周武自晉陽而平鄴雖左氏書城濮之役鄢陵之戰齊敗於鞍吳師入郢亦不是過也　校二字

或問曰王劭齊志多記當時鄙言爲是乎爲非乎對曰古往今來名目各異區分壤隔稱謂不同所以晉楚方言齊魯俗語六經諸子載之多矣自漢已降風

俗屢遷求諸史籍差覩其事或君臣之目施諸朋友或尊官之稱屬諸君父曲相崇敬標以處士王孫輕加侮辱號以僕夫舍長亦有荆楚訓多爲夥廬江目橋爲圯南呼北人曰傖西謂東胡曰虜渠們底丁禮反箇江左彼此之辭乃若君卿中朝汝我之義斯並因地而變隨時而革布在方冊無假推尋足以知甿俗之有殊驗土風之不類然自二京失守四夷稱制夷夏相雜音句尤媸而彥鸞伯起務存隱諱謂長爲歲蓋爲姚萇諱重規德棻志在文飾遂使中國數百年內其俗無得而言蓋語曰知古而不知今謂之陸沉又曰一物

不知君子所恥是則時無遠近事無巨細必藉多聞以成博識如今所謂者若中州名漢關右稱羌易臣以奴呼毋云姊主上有大家之號師人致兒郎之說凡如此例其流甚多必尋其本源莫詳所出閱諸齊志則了然可知由斯而言劭之所錄其爲益彌多矣足以開後進之蒙蔽廣來者之耳目微君懋吾幾面墻於近事矣而子奈何妄加譏誚者哉

校六字

皇家脩五代史館中墜藁仍存皆因彼舊事定爲新史觀其朱墨所圖鉛黃所拂猶可識者或以實爲虛以是爲非其北齊國史皆稱諸帝廟號及李氏之撰

齊書（謂李伯藥）其廟號有犯時諱者（謂有世字犯太宗文皇帝諱也）即稱謚焉至如變世祖爲文襄改世宗爲武成苟除茲世字而不悟襄成有別諸如此謬不可勝紀故其列傳之敘事也或以武定臣佐降在成朝或以河清事迹擢居襄代故時日不接而隔越相偶使讀者瞀亂而不測驚駭而多疑嗟乎因斯而言則自古著書未能精讜書成絕筆而遽捐舊章遂令玉石同燼真僞難尋者不其痛哉

北史魏孝靜將禪位于文宣帝在昭陽殿襄城王昶奏曰五行遞運有始有終齊王聖德欽明萬姓歸仰臣等昧死聞奏願陛下則堯禪舜帝便歛容答曰此事推挹已久謹當遜避帝乃下御座步就

東廊口詠范蔚宗後漢書贊云獻生不辰身播國屯終我四百永作虞賓遂入北城下司馬子如宅

北史齊廢帝乾明元年長山王演赴鄴居領軍府時楊愔燕子獻等以演威望既重內懼權逼請以演為太師司州牧長廣王湛為大司馬錄并省尚書事解京畿大都督演既以尊親而見猜斥乃與湛期獵謀之于野三月甲戌演初上省朝士咸集坐定酒數行盼坐執尚書令楊愔右僕射燕子獻等同斬于御府之內太皇太后尋下令廢少主命以演統大業是為孝昭

春秋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公欲逐季氏以告子家懿伯懿伯曰讒人以君僥倖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為也公退之九月戊戌伐季氏叔孫氏之司馬鬷戾陷西北隅以入孟氏見叔孫氏之旌執郈昭伯伐公徒己亥公遜于齊次于陽州

春秋左傳僖公二十四年正月秦伯納公子重耳于晉濟河圍令狐二月晉師軍于廬柳秦伯使公子縶如晉師辛丑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郇壬寅重耳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

春秋左傳襄公二十一年欒盈為欒祁之愬出奔

楚遂如齊二十三年齊以藩車載欒盈及其士納諸曲沃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欒氏乘公門范鞅用劍以帥卒欒氏退奔曲沃晉人圍之

春秋左傳昭公十二年楚子狩于州來使蕩侯潘子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為之援公子比等帥四族之徒以入楚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五月王縊于芉尹申亥氏

北史魏孝靜武定元年北豫州刺史高慎據武牢西叛周文帝帥衆援高慎圍河橋南城神武大敗之于芒山擒西魏督將以下四百餘人俘斬六萬計

北史周武帝建德五年伐齊齊次晉州大敗之齊主緯與其麾下數十騎走還并州帝率諸軍追之緯自將輕騎走鄴帝帥六軍趨鄴大破之齊主走青州遣大將尉勤追擒之

春秋左傳僖公二十七年晉與楚師遇於城濮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晉入楚軍三日穀

春秋左傳成公二年晉郤克帥師以救魯衛六月

癸酉陳于鞍郤克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秋七月齊人歸我汶陽之田

北齊書高湛神武第九子謚武成皇帝廟號世祖改元河清高澄神武長子天保初追尊爲文襄皇帝廟號世宗

魏書孝武既入關高歡乃與百僚會議迎清河王亶之世子立之是爲孝靜帝天平四年改元武定高歡輔政歡死子澄襲位

周書一條

令俗所行周史是令狐德棻等所撰其書文而不實雅而無檢真迹甚寡客氣尤煩尋宇文初習華風事由蘇綽至於軍國詞令皆准尚書太祖勅朝廷他文悉准於此蓋史臣所記皆稟其規柳虬之徒從風而靡按綽文雖去彼淫麗存兹典實而陷於矯枉過正之失乖夫適俗隨時之義苟記言若是則其謬逾多爰及牛弘彌尚儒雅即其舊事因而勒成務累清言罕逢佳句而令狐不能別求他術一作述用廣異聞唯憑本書重加潤色案宇文氏事多見於王劭齊志隋書及蔡允恭後梁春秋其王褒庾

倍等又多見於蕭韶太清記蕭大圜淮海亂離志裴政太清實録杜臺卿齊記而令狐德棻了不兼採以廣其書蓋以其中有鄙言故致遺畧遂使周氏一代之史多非實録者焉　校四字

周書蘇綽字令綽武功人爲周文帝所知歷官大行臺左丞自有晉之季文體浮華周文因魏帝祭廟羣臣畢至乃命綽依尚書體爲大誥自是之後文筆皆依此體

隋書二條

昔賈誼上書晁錯對策皆有益於國足貽勸戒而編於漢史讀者猶恨其繁如隋書王劭袁充兩傳唯錄其說辭妄設遂盈一篇尋又申以詆訶尤其諂惑夫史載言示後世者貴於辭理可觀既以無益而書孰若遺而不載蓋學者神識有限而述者注記無涯以有限之神識觀無涯之注記必如是則閱之心目視聽告勞書之簡編繕寫不給嗚呼苟自古著述其皆若此也則知李斯之設坑穽董卓之成帷蓋雖其所行多濫終亦有可取焉　校五字

案隋史譏王君懋撰齊隋二史其敘錄煩碎至如劉臻還宅訪子方知王劭思書爲奴所侮此而畢載其失更多可謂尤而効之罪又甚焉者矣　校二字

隋書袁充字德符陽夏人歷官太史令大業六年遷內史舍人帝每有征討充預知之乃假託星象獎成帝意宇文化及弒逆之際幷誅充

史記始皇三十四年李斯以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請史官非秦紀皆燒之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

後漢書初光武遷洛陽經牒秘書載之二千餘兩及董卓移都吏民擾亂自辟雍東觀諸藏典策文章競共剖散其縑帛圖書大則連爲帷蓋小乃制爲縢囊王允所收而西七十餘乘後長安之亂焚蕩殆盡

隋書劉臻字宣摯沛國相人隋文受禪進位儀同三司臻性多忘有劉訥者亦任儀同臻欲尋訥謂

從者曰汝知劉儀同家乎從者不知謂臻還家于是引之而去既扣門臻尚未悟擬鞍大呼曰劉儀同可出矣其子迎門臻驚曰汝亦來耶其子曰此是大人家顧眄久之方悟

北史王劭篤好經史用思既專性頗恍惚每至對食閉目凝思盤中之肉輒爲僕從所啖劭弗之覺惟責肉少數罰厨人厨人以情白劭劭閉目何而獲之其專固如此

門人封丘薛獻豐校

史通訓故卷之十七終

史通訓故卷之十八

雜說下第九 二十五條

諸史六條

夫盛服飾者以珠翠爲先工繢事者以丹青爲至至若錯綜乖所分布失宜則綵絢雖多巧妙不足者矣觀班氏公孫弘傳贊直言漢之得人盛於武宣二代至於平津善惡寂滅無覩持論如是其義靡聞必矜其美辭愛而不棄則宜微有改易列於百官公卿表後庶尋文究理頗相附會以茲編録不猶愈乎

又沈侯謝靈運傳論全說文體備言音律此正可爲

翰林之補亡流別之摠說耳李充撰翰林論摯虞撰文章流別集如次諸史傳實爲乖越陸士衡有云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信矣哉其有事可書而不書者不應書而書者至如班固敘事微小必書至高祖破項垓下斬首八萬曾不涉言李齊於後主紀則書幸於侍中穆提婆第於孝昭紀則不言親戎以伐奚於邊疆小寇無不畢紀如司馬消難擁數州之地以叛曾不挂言略大舉小其流非一昔劉勰有云自卿雲一作淵已前多役才而不課學向雄已後頗引書以助文然近史所載亦多如是故雖有王平所識僅通十字霍光無學不

知一經而述其言語必稱典麗良由才乏天然故事資虛飾者矣

按宋書稱武帝入關以鎮惡不伐遠方馮異於渭濱遊覽追想太公夫以宋祖無學愚智所悉安能援引古事以訓答群臣者乎斯不然矣更有甚於此者覩周齊二國俱出陰山必言類互鄉則宇文尤甚按王劭齊志宇文公呼高祖曰漢兒夫以獻武晉嗣未變胡俗其王宋所載其鄙甚多矣周帝仍因之以華夏則知其言不逮於齊遠矣而牛弘王劭並掌策書其載齊言也則淺俗如彼其載周言也則文雅若此夫如是何哉非兩邦有夷夏之殊由二史有虛實之異故也夫以記宇

文之言而動遵經典多依史漢周史述太祖論梁元帝曰蕭繹可謂天之所廢誰能興之者乎又宇文測爲汾州或譖之太祖怒曰何爲間我骨肉生此貝錦此並六經之言也又曰榮權吉士也寡人與之言無二此三國志之辭也其餘言皆如此豈是宇文之語耶又按裴政梁太清實録稱元帝使王琛聘魏長孫儉謂宇文曰王琛眼睛全不轉公曰瞻收使擬人來豈得怨我此言與王宗所載相類可謂真宇文之言無愧於實録矣此何異莊子述鮒魚之對而辨類蘇張賈生敘鵩鳥之辭而文同屈宋施於寓言則可求諸實録則否矣校六字

世稱近史編語謂言語之語也惟周多美辭夫以博採古文而聚成今說是則俗之所傳有鷄九錫酒孝經房中志醉鄉記或師範五經或規模三史雖文皆雅正而

事悉虛無豈可便謂南董之才宜居班馬之職也自梁室云季雕虫道長謂太清已後平頭上尾尤忌於時對語儷辭盛行於俗始自江外被於洛中而史之載言亦同於此何之元梁典稱議納侯景者祖曰文叔得王郎之降而隗囂滅安世用羊祜之言而孫晧平夫漢晉之君事殊僭盜梁主必不捨其謚號呼以姓名由須對語儷辭故也又姚最梁略稱高祖曰得既在我失亦在予不及子孫知復何恨夫變我稱予互文成句求諸人語理必不然此由避平頭上尾故也又蕭韶太清記曰云云溫子昇永安故事言爾朱世隆之攻沒建州也怨痛之響上徹天闕酸苦之極下傷人理此語皆非簡要而徒積字成文並由避聲對之為患也或聲從流靡或語須偶對此之為害其流甚多假有辨如鄺叟吃若周昌子羽脩飾而言仲由率爾而對莫不拘以文禁一槩而書必求實錄多見

其妄矣　校七字

夫晉宋已前帝王傳授始自錫命終於登極其間牋疏款曲詔策頻煩雖事皆僞迹言並飾讓猶能備其威儀陳其文物俾禮容可識朝野具瞻逮於近古我則不暇至如梁武之居江陵齊宣之在晉陽或文出荆州假稱宣德之令江陵之建業地闊數千餘里宣德皇后下令旬日必至以此而言其僞可見或書成并部虛云孝靖之勅凡此文誥本不施行必也載之起居編之國史豈所謂撮其機要剪截浮辭者哉但二蕭陳隋諸史通多此失晉魏及宋自創業後稱公王即帝位皆數十年間事耳夫功德日盛稍進累遷足驗禮容不欺揖遜無失自齊梁已降稱王公

及即帝位皆不出旬月之中耳夫以迫促如是則於禮儀何有者哉又按北齊文宣帝將受魏禪家撰錫遜勸進牋表又詔入奏請注一時頃盡則始知無前後節文等差隆殺

唯王劭所撰齊志獨無是焉夫以累易古人以為嗤如彥淵之改魏收也以非易非彌見其失矣而撰隋文史者稱澹大矯收失者何哉且以澹著書方於君懋豈唯其間可容數人而已史臣美澹而譏劭者隋史每論皆云史臣令故因其成事呼為史臣豈所謂通鑒乎語曰蟬翼為重千鈞為輕其斯之謂矣

校十字

北史穆提婆本姓駱漢陽人父超以謀叛伏法母陸令萱配入掖庭鞠養後主繦天統初奏引提婆入侍後主大被親狎錄尚書封城陽郡王

北史孝昭皇建元年帝親戎北討庫莫奚出長平

虜奔遁分兵致討大獲牛馬

北史司馬消難字道融太尉子如之子也歷官光祿卿文宣昏虐消難常有自全之謀及上黨王煥反益爲文宣所疑乃降於周

蜀志王平字子均巴西宕渠人歷官安漢將軍平生長戎旅手不能書其所識不過十字而口授作書皆有義理

後漢書馮異字公孫父城人從世祖破王郎封應侯異爲人謙退不伐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

南史王鎮惡北海劇人猛之孫也宋武帝北伐以鎮惡領前鋒及陷長安於灞上迎武帝帝勞之曰成吾霸業者真卿也謝曰此明公之威諸將之力鎮惡何功之有焉帝笑曰卿欲學馮異邪

南史宋武帝前至渭濱嘆曰此地寧復有呂望邪鄭鮮之曰明公以幵食待士豈患海內無人

莊子車轍有鮒魚曰君豈有升斗之水而活我哉周曰我且激西江之水而活子鮒魚曰吾失吾常得升斗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

文選賈誼鵩鳥賦鵩乃嘆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

請對以聰
袁淑俳諧記有雞九錫文皇甫松著酒孝經房中
志王績著醉鄉記
史記周昌沛人也高帝欲廢太子昌爭之彊上問
其說昌爲人口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
期知其不可陛下卽欲廢太子然臣期期不奉詔
上欣然而笑
南史梁武有受禪之志沈約說之曰人非金石時
事難保豈可以建安之封遺之子孫武帝然之召
范雲告之雲對畧同約旨甲寅爲梁公備九錫之
禮齊和帝東歸至姑熟丙辰下詔禪位于梁宣德
皇后令曰西詔至帝憲章前代敬禪神器于梁明
可臨軒恭授璽綬
通鑑高洋欲受禪令陳山提齎事條幷密書與楊
愔山提至鄴愔卽召太常卿邢卲等撰儀注秘書
監魏收草九錫禪讓勸進諸文文宣至鄴孝靜禪
位于齊

別傳九條

劉向列女傳云夏姬再爲夫人三爲王后夫爲夫人則難以驗也爲王后則斷可知矣按其時諸國稱王惟楚而已如巫臣諫莊將納姬氏不言曾入楚宮則其爲后當在周室蓋周德雖衰猶稱秉禮豈可族稱姬氏而妻厥同姓者乎且魯娶於吳謂之孟子聚麀之誚起自昭公未聞其先已有斯事禮之所載何其缺如雜記曰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又以女子一身而作嬪三代求諸人事理必不然尋夫春秋之後國稱王者有七蓋由向誤以夏姬之生當夫戰國之世稱三爲

王后者謂歷嬪七國諸王校以年代殊爲乖剌至於
佗篇兹例甚衆故論楚也則昭王與秦穆同時言齊
也則晏嬰居宋景之後列女傳曰齊傷槐女景公時人謂晏子曰昔景公之時大旱三年夫謂宋景爲昔即居其後今粗舉一二其流可知校五字
觀劉向對成帝稱武宣行事世傳失實事具風俗通
其言可謂明鑒者矣及自造洪範五行及新序說苑
列女神仙諸傳而皆廣陳虚事多構僞辭非其識不
周而才不足蓋以世人都可欺故也嗚呼後生可畏
何代無人而輒輕忽若斯者哉夫傳聞失真書事失
實蓋事有不獲已人所不能免也至於故爲異說以

惑後來則過之尤甚者矣　校一字

按蘇秦答燕易王稱有婦人將殺夫令妾進其藥酒妾佯僵而覆之又甘茂謂蘇氏云貧人女與富人女會績曰無以買燭而子之光有餘子可分我餘光無損子明此並戰國之時遊說之士寓言設理以相比興及向之著書也乃用蘇氏之說爲二婦人立傳定其邦國加其姓氏以彼烏有持爲指實何其妄哉又有甚於此者至如伯奇化鳥對吉甫以哀鳴宿瘤隱形干齊王而作后此則不附於物理者矣復有懷嬴失節目爲貞女劉安覆族定以登仙立言如是豈顧

丘明之有傳孟堅之有史哉 校三字
揚雄法言好論司馬遷而不及左丘明常稱左氏傳
唯有品藻二言而已是其鑒物有所不明者也且雄
哂子長愛奇多雜又曰不依仲尼之筆非書也自序
又云不讀非聖之書然其撰甘泉賦則云鞭宓妃云
云劉勰文心已議之矣然則文章小道無足致嗤觀
其蜀王本紀稱杜魄化而為鵑荆屍變而為鱉其言
如是何其鄙哉所謂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也 校二字
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欲求不朽弘之在人何者交
阯遠居南裔越裳之俗也燉煌僻處西域昆戎之鄉

也求諸人物自古闕載盖由地居下國路絶上京史官注記所不能及也既而士燮著録劉昞裁書則磊落英才粲然盈矚者矣向使兩賢不出二郡無記彼邊隅之君子何以取聞於後世乎是知著述之功其力大矣豈與夫詩賦小技校其優劣者哉

校四字

自戰國已下詞人屬文皆僞立客主假相訓答至於屈原離騷辭稱遇漁父於江渚宋玉高唐賦云夢神女於陽臺夫言並文章句結音韻以茲叙事足驗憑虛而司馬遷習鑿齒之徒皆採爲逸事編諸史籍疑誤後學不其甚邪必如是則馬卿遊梁枚乘譖其好

色曹植至洛宓妃覩於岩畔撰魏史者亦宜編爲實
録矣稽康撰高士傳取莊子楚辭二漁父事合成一
篇夫以園吏之寓言騷人之假說而定爲實録斯已
謬矣況此二漁父者校年則前後别時論地則南北
殊壤而輒併之爲一豈非惑哉苟如是則蘇代所言
雙禽蚌鷸此亦漁父之一事何不同書於傳乎必惟
取揄袂緇帷之林濯纓滄浪之水彌見其未學也蘇代所言雙禽鷸蚌伍胥所遇渡水蘆中斯並漁父善事亦可同歸一録何止揄袂緇帷之林濯纓滄浪之水若斯而已也
莊周著書以寓言爲主嵇康述高士傳多引
其虛辭至若神有混沌編諸首録苟以此爲實則其

流甚多至如蛙鱉競長蚿蛇相憐鷽鳩笑而後言鮒
魚忿以作色向使康撰幽明錄齊諧記並可引爲真
事矣夫識理如此何爲而薄周孔哉　校七字
杜元凱撰列女記博採經籍前史顯錄古老明言而
事有可疑猶闕而不載斯豈非理存雅正心嫉邪僻
者乎君子哉若人也長者哉若人也　校一字
李陵集有與蘇武書詞彩壯麗音句流靡觀其文體
不類西漢殆後來所爲假稱陵作也遷史缺而不載
良有以焉編於李傳中斯爲謬矣　校二字
春秋左傳楚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申公
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

色也貪色爲淫淫爲大罰君其圖之王乃止
列女傳齊傷槐女衍之女也名婧景公時有所愛
槐令曰傷槐者死于是衍醉而傷槐景公欲罪之
婧乃造晏子之門曰昔宋景時大旱卜以人祀景
公曰吾所以請雨爲民也如以人祀寡人請自當
之言未卒大雨
列女傳周主忠妾者周大夫妻之媵妾也大夫仕
于周二年且歸其妻淫于鄰人淫者憂之妻曰吾
爲毒酒封以待之矣云云
列女傳齊女徐吾者東海人貧婦人也與鄰婦李
吾之屬會燭相從夜績徐吾最貧而燭數不屬李
吾曰徐吾燭數不屬請無與夜也徐吾云云
列女傳齊宿瘤女者齊東郭採桑之女也項有大
瘤故號宿瘤閔王出遊百姓盡觀宿瘤採桑如故
王曰此奇女也命後車載之與言大感遂以爲后
春秋左傳初晉子圉爲質于秦秦以懷嬴妻之子
圉逃歸公子重耳之出亡也楚人送諸秦秦伯納
女五人懷嬴與焉事又具列女傳
前漢書揚雄羽獵賦鞭洛水之宓妃兮餉屈原與
彭胥劉勰文心雕龍夸飾篇云子雲校獵鞭宓妃

以餉屈原變彼洛神既非魍魅而虛用濫形不其
疎乎
揚雄蜀王本紀荆人鱉令死其尸流亡隨江水上
至成都見蜀王杜宇杜宇立以爲相杜宇號望帝
自以德不如鱉令以其國禪之
說文成都記望帝死其魂化而爲鳥名曰杜鵑亦
曰子規
吳志士燮字威彦廣信人官交趾太守
北史劉昞字延明敦煌人凉武昭王徵爲儒林祭
酒著敦煌實錄二十卷
古文苑司馬相如美人賦司馬相如遊梁梁王悅
之鄒陽譖之于王曰相如美則美矣然服色妖麗
不忠將欲媚辭取悅遊王後宮王不察之乎王問
相如曰子好色乎相如曰臣不好色也
文選曹植洛神賦覩一麗人於岩之畔乃披御者
而告之曰彼何人斯若此之艷也
莊子漁父篇孔子遊乎緇帷之林坐乎杏壇之上
弟子讀書孔子弦歌鼓琴有漁父者下船而來曰
嘻甚矣子之好學也
文選屈原既放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

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

戰國策趙且伐燕蘇代謂惠王曰今者過川蚌方出曝而鷸啄之兩者不肯相舍漁父得而幷禽之今燕趙互相交兵恐強秦之爲漁父也

燕子南海之帝爲儵北海之帝爲忽中央之帝爲混沌儵忽時相與遇于混沌之地混沌待之甚善

莊子魏牟謂公孫龍曰子獨不聞埳井之蛙乎謂東海之鼈曰吾樂與吾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鼈左足未入而右膝巳縶于是坎井之蛙聞之規規然自失也

莊子蚿憐蛇蛇憐風蚿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

莊子諧之言曰鵬之徙于南溟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蜩與鷽鳩笑之曰我决起而飛搶楡枋時則不至控于地而巳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

雜說十條

夫自古之學者談稱多矣精於公羊者尤憎左氏習於太史者偏嫉孟堅夫能以彼所長而攻此所短持此之是而述彼之非兼善者鮮矣

觀世之學者或躭翫一經或專精一史談春秋者則不知宗周既殞而人有六雄論史漢者則不悟劉氏云亡而地分三國亦猶武陵隱士遁迹桃源當此晉年猶謂暴秦之地也假有學窮千載書總五車見良直而不覺其善逢牴牾而不知其失葛洪所謂藏書之箱篋五經之主人而夫子有云雖多亦安用為其

斯之謂也　校二字

夫鄒好長纓齊珎紫服斯皆一時所尚非百王不易之道也至如漢代公羊擅名三傳晉年莊子髙視六經今並蛙壁不行綴緝無絶豈與夫春秋左氏古文尚書雖暫廢於一朝終獨髙於千載校其優劣可同年而語哉　校二字

夫書名竹帛物情所競雖聖人無私而君子亦黨葢易之作也本非記事之流而孔子繫詞輒盛述顏子稱其殆庶雖言則無媿事非虛美亦由視予猶父門人日親故非所要言而曲垂編錄者矣既而揚雄寂

寘師心典誥至於童烏稚子蜀漢諸賢謂嚴李鄒太司馬之徒
玄法言恣加褒賞雖内舉不避而情有所偏者焉夫
以宣尼獻替子雲叅聖在於著述不能忘私則自中
庸已降抑可知矣如謝承漢書偏黨吳越魏收代史
盛誇胡塞復焉足恠哉子曰汝爲君子儒無爲小人
儒儒誠有之史亦宜然蓋左丘明司馬遷君子之史
也吳均魏收小人之史也其薫猶不類何相去之遠
哉　校五字
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史云史云文飾云乎哉何則
史者固當以好善爲主嫉惡爲次若司馬遷班叔皮

史之好善者也晉董狐齊南史史之嫉惡者也必兼此二者而重之以文飾其唯左丘明乎自茲已降吾未之見也

夫所謂直筆者不掩惡不虛美書之有益於褒貶不書無損於勸誡但舉其宏綱存其大體而已非謂絲毫必錄瑣細無遺者也如宋孝王王劭之徒其所記也喜論人帷薄不脩言貌鄙事訐以爲直吾無取焉

夫故立異端喜造奇說漢有劉向晉有葛洪近者沈約又其甚也後來君子幸爲詳焉昔魏史稱朱異有口才摯虞有筆才故知喉舌翰墨其辭本異而近世

作者撰彼口語同諸筆文斯皆以元瑜孔璋之才而處丘明子長之任文之與史何相亂之甚乎

夫載筆立言名流今古如馬遷史記能成一家揚雄太玄可傳千載此則其事尤大記之於傳可也至於近代則不然其有彫虫末伎短才小說或為集不過數卷（如陳書陰鏗傳云有集五卷其類是也）或著書纔至二篇（如梁書孝元記云撰同姓名人錄一卷其類是也）莫不一二列名編諸傳末（如梁書孝元記云撰妍神記同姓名人錄陳書姚察傳云撰西征記辨茗酪記後魏書劉芳傳云撰周官音禮記音齊書祖鴻勳傳云撰晉祠記凡此書或一卷兩卷而已自餘人有文集或四卷或五卷者不可勝記故不具列）之事同七畧巨細必書斯亦煩之甚者（校二字）

子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人無德而稱馬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若漢代青翟劉舍位登丞相而班史無録姜詩趙壹身止計吏而謝書有傳即其例也今之脩史者則不然其有才德闕如而位宦通顯史臣載筆必為立傳其記也止具其生前歷官殁後贈謚若斯而已矣雖其間伸以狀跡粗陳一二么麽常事曾何足觀始自伯起魏書迄乎皇家五史（五史謂五代史）通多此體流蕩忘歸史漢之風忽焉不嗣者矣（校一字）

韓子鄒君好長纓左右皆服纓甚貴鄒君患之左右曰君服之也于是明日斷其纓以出而國中皆

不服矣
韓子齊桓公好紫一國皆服紫民間十素不當一
紫公患之管仲曰君欲止之何不自誡勿服
易係辭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
法言問神篇青而不苗者吾家之童烏乎九齡而
與我玄文
吳志朱異字季文朱桓之子也少見朱據命之賦
弩曰南岳之幹鍾山之銅應機命中射隼高墉歷
官大都督
王隱晉書摯虞與太叔廣名位畧同廣長口才虞
長筆才衆坐廣談虞不能對退筆難廣廣不能答
于是嗤笑紛然
魏志阮瑀字元瑜陳留尉氏人爲魏武軍謀祭酒
文帝書云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
魏志陳琳字孔璋廣陵人爲魏武典記室
史記漢興將相表武帝中元三年御史大夫桃侯
劉舍爲丞相元狩五年太子少傅武疆侯莊青翟
爲丞相
後漢書姜詩廣漢人察孝廉拜郎中尋除江陽令
後漢書趙壹舉郡上計吏到京司徒袁逢見而異

之顧謂坐客曰此漢陽趙元叔朝臣莫有過之者請為諸君分坐使善相者相壹云仕不過郡吏竟如其言

門人祥符朱民俊校

史通訓故卷之十八終